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三回 假小娘句句如真

詩曰：幾度香音幾度空，心神潦倒病深宮。岐黃有藥非真味，伉儷無緣是苦衷。

飛絮落花魂欲斷，巫雲楚雨夢難通。盧醫便得將何益，直待銀河七夕中。

歲暮時光正季冬，晴明天氣日曠。閒庭未掃留殘雪，深院初開動暖風。姣鳥隔窗書幌靜，曉暉臨案硯池融。新毫試處含香潤，舊墨研來落紙濃。做事未成難半廢，編詞已起要完工。情長不斷滔滔接，語雜無收慢慢窮。盡放精神來筆上，全收意興到書中。倒同那，天孫織錦千絲巧；就如同，孔雀開屏五色重。上本十三今十四，昨朝略住此期攻。前回は，南金頂替來都下；這回は，元主傳宣入殿中。仗我尖尖三寸管，做成了，再生緣內事無窮。

話說元天子，立差隨駕宮官召取孟麗君入朝見駕。不多時，那內臣飛來奏道：啟萬歲爺得知，忠孝王原配召到午門首。

成宗帝主動天顏，一旨如飛叫快傳。殿上君王先舉目，簷前文武一齊觀。黃門官長呼聲進，閃入姣嬌似麗仙。但見那，冉冉風來細細香，朝前步入一紅妝。烏雲巧挽盤龍髻，玉體輕披繡鶴裳。嬌滴滴，宮粉微凝桃面嫩；細彎彎，黛螺淺掃柳眉長。碧盈盈，兩痕秋水眸含秀；紅豔豔，一點櫻桃口露香。光閃閃，金鳳釵頭挑寶串；錦飄飄，彩鸞裙下隱鞋幫。論輕盈，未知趙後風前態；評美麗，欲認楊妃醉後妝。進朝時，頗有規模和舉止；行禮處，也無怯懼與驚慌。果是個，大家小姐非同俗。果是個，官宦千金不異常。走近階前朝上拜，鶯聲燕語叫君王。

臣女雲南孟麗君，蒙君恩欽召來都，今在朝前見駕，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

閨門弱質遇時危，無奈喬妝出不歸。抗違諭音誠有罪，操持令節幸無虧。謝天恩，垂慈勿究從前過；謝天恩，降旨乃肯現在回。今日得瞻皇上面，臣女是，銜環結草報猶虧。南金言訖階前跪，倒把那，朝內君臣喜動眉。

話說這一個項南金走進朝內，那兩家的父子就不像上回見路飄雲的光景了。人人面生驚色，一個個面帶春風。

武憲王爺喜氣高，亂拉年少小英豪。還不看，快些瞧，這次佳音必有苗。來者決非虛作冒，今番豈是枉徒勞。你觀她，雖無圖上傾城貌；你觀她，也像圖中四五毫。大料真容顏太美，孟千金，多應就是此多姣。

啊，芝田呀！你不要癡心太過了，將就些罷。

如若消停叫領將，再休推短與推長。前番是，一些不像疑虛冒；這回は，多半相同豈假裝。務必要和圖上樣，倒勸你，從今歇下此心腸。亭山國丈言完笑，混亂東平忠孝王。喜色已生桃頰上，愁痕還在柳眉旁。心輾轉，眼端詳，看著姣娥暗思量。

啊，果然有些相像，難道竟真是孟麗君不成？

乍逢渾是畫中人，細看猶同四五分。只不過，面上未如圖上白。只不過，眉痕難及像丹青。只不過，妝濃態豔差原配。只不過，近俗無情欠麗君。如若較之前者女，自然是，她還充得孟千金。

咳！雖然如此，不可以假為真。

老師如此像真容，尚且前番落個空。來了裙釵雖則似，規模只得五分同。休動念，莫掛胸，不可糊塗娶假充。忠孝王爺疑更喜，凝眸只是看花容。這一邊，亭山父子班前視；那一邊，孟相爺兒意內窮。忽看玉顏更面色，細詳眼目蹙眉峰。嘉齡看看龍圖閣，丞相觀觀侍講公。父對兒來兒對父，兩下裡，低聲議論這情衷。

孟相道：啊嘉齡，你看她可有些相像麼？呀，爹爹，這女子竟有四五分的一般，但是觀她行走起來，覺得不甚穩便，似乎穿高底鞋兒的模樣。

妹子行來穩穩然，爭如玉樹向風前。她雖端重非輕態，只覺得，腳下亭亭退復前。而且只惟相像半，又無非，冒名頂替一紅顏。龍圖點首微微應，復把眉頭攢一攢。

啊，嘉齡，你聽她的口氣，可像妹子的聲音？侍講低言差不多，同鄉口氣自然符。孟家爺子私相議，朝班裡，驚動風流鄺保和。姣眼回波觀女子，香腮喜笑看姣娥。心疑想，意猜摩，可怪佳人竟似吾。

啊，奇絕了！這女子可不相像真容？連我自家也不信自家了。

一進朝來竟是真，眉稍眼角像多分。此時臨近猶同半，莫非她，委實雲南孟麗君。為甚無乾能合貌？緣何陌路會同形？真可怪，果堪驚，天賜明堂作替身。但願大家都認了，這樁事件就完成。少年元宰心深喜，一回頭，忙叫龍圖孟夫人。

啊，老前輩！大喜大喜。這不是孟千金還是哪一個？你看她的面貌，難道再有什麼猜疑？

分明與畫一般容，眉目身材件件同。當面現存真令愛，老前輩，你休錯誤與朦朧。

啊，侍講先生，你觀她可是令妹？

此情還有甚猜疑，快快當先認了伊。骨肉團圓真大喜，從今後，滿門喜慶得非奇。少年元宰言完笑，又向東平千歲提。

啊，忠孝君侯，你見了沒有？可是令正王妃不是？

你看分明似畫間，一般態度一般顏。如今更有何疑慮，還不向，皇上之前奏說然。鄺相言完連道像，弄得那，東平千歲也生歡。

啊，老師大人也看得像麼？然而未堪深信。

若據門生看起來，十分只好五分諧。老師竟道真真像，且觀她，說甚言來訴甚懷。忠孝王爺心半信，龍圖學士意同呆。觀女子，看裙釵，翁婿雙雙動了猜。鄺相時間私得意，春風罩滿粉香腮。不言左右朝班內，且說那，殿上君王怎處裁。

話說元天子坐在那金鑾殿上，遠遠看見獻上來的女子走入朝內。這一派態度容光，已拿定是孟麗君了。及至臨近一觀，才看出只有四五分的相像。

天子當時暗付量，送來女子也非常。乍觀竟有圖中貌，細看才差畫裡妝。如若較之初獻者，自然她，紅顏翠鬢有彩光。丰姿綽約雖非絕，態度姣嬌也堪揚。這等佳人今亦少，算得起，如花似玉一姣娘。

咳，且住。朕看這女子既有四五分的相像，多半是孟麗君了。

一幅真容難作憑，況兼親手自描成。只鬚眉目添些媚，就畫作，閉月羞花絕世人。大料本身無此貌，不過是，送來女子任娉婷。既然一半相同了，試試她，真麗君來假麗君。

呀，怎麼一個法兒方試得出呢？有了，前番是朕命孟龍圖上來認女兒，她所以得知就是父親。

一把扯袍扭住帶，聲聲爹短與爹長。撒姣癡，倒言嚴父拋親女；裝苦楚，反言夫君棄正房。弄得朕躬昏亂了，辨不出，是真是假內中詳。此番莫像前番作，另自安排一個方。休叫龍圖來上殿，竟命這，裙釵下去認椿堂。她如識認無差誤，就可知，不是虛充與假裝。天子時間龍意定，一聲御旨降端詳。

咳，雲南女子，你就是孟麗君麼？就此平身上殿，來聽朕躬曉諭。是，臣女孟麗君謹遵，謝皇上的天恩賜免。

假冒千金立起來，飄飄蘭麝上朝階。鳴玉佩，動牙牌，舉袖三呼伏殿台。元帝凝眸重看看，一聲旨下諭釵裙。

啊，獻來的女子，爾果是真正孟麗君了？呀陛下，臣女埋沒數年，今日蒙恩召見，若非真正麗君怎敢假充而至？

君王顛首道聲然，只是其間有別端。朕旨頒行天下後，荊襄獻過一紅顏。那女子，握珠抱璞才偏美；那女子，似玉如花貌亦妍。只為龍圖言不是，朕將她，暫時收入內宮間。伊雖未賜親王府，情實情虛尚沒專。今日雲南查到你，朕躬也，難憑誰直與誰偏。

啊，雲南的女子，你說是真正麗君，那湖廣獻來的也說是真正麗君，這兩個孟麗君，朕如何辨得出誰真誰假？

爾既言稱非冒名，必然認得自家人。兩班文武今俱在，看一看，哪是兄來哪是親。如若果無差誤處，前番假冒你為真。朝廷諭罷呼聲去，暗地裡，喜殺虛充孟麗君。疊疊春風生碧柳，盈盈笑暈鎖朱纓。重進禮，再趨身，婉轉流鶯諾一聲。

是，臣女孟麗君謹遵欽命，就此出認臣父臣兄。

南金時下起身來，玉佩珊珊步赤階。口不明言心暗想，十分得意細安排。

啊唷，妙呀！我已向侯五嫂問得分明，她說是孟大人白面烏髯，長眉明目，魁偉的體段，長大的身材。少老爺是瘦瘦臉兒，翩翩體態，細彎彎兩道蛾眉，水冷冷一雙鳳眼，身軀頗不魁梧，風度十分俊雅，年才二十三歲，還是個無須的白面郎君。

若據侯家這等言，認兄認父有何難。當朝獻獻驚人手，管教那，孟相爺兒也信然。假冒千金思想畢，不慌不亂款金蓮。臨下殿，至階前，俏眼流波盼兩班。先看文來又看武，她的那，芳心一轉自家言。

呀，且住，禁不得孟丞相要作弄奴家，倒站在武官隊內也未可知。待我觀了一觀西首，再去搜索東班。

聰明尖巧項南金，未看文臣看武臣。婉轉秋波觀仔細，斜回俏眼看分明。加檢點，密搜尋，一一從頭認個清。但見那，武班首領二親王，一在中年一少郎。盡都是，交抹朝冠金燦爛。盡都是，四圍龍服彩飛霞。威凜凜，扶天捧日真豪傑。貌堂堂，定國安邦大棟樑。看過中年觀少者，項南金，秋波熟視小親王。但見他，交抹龍冠翠翅招，全身裝束美丰標。足登粉底靴雙只，腰繫羊脂帶一條。抱的是，隱隱花紋雕象簡；穿的是，團團雲影繡龍袍。面如傅粉紅生暈，唇若塗朱豔帶姣。秋水冷寒雙眼秀，春山遠映兩眉高。姿容美麗心堪動，態度風光意可搖。好一個，定國安邦奇俊傑；好一個，超群出眾小英豪。南金看罷王爺相，不由的，魂暗消來魄暗耗。

啊唷，好生愛人！這位少年的王爺，莫非他就是東平千歲？

怎生如此美容光，白面朱唇俏粉龐。態度風流真可愛，好一個，少年帝子小親王。

呀，奇了！他怎麼的仔細看著奴家，面帶一番驚喜？

多應就是那東平，曉得了，原配重回心內歡。故此面含驚喜色，不住地，風流俏眼看頻頻。如有意，似生情，眉上含愁臉帶春。只道奴家真正室，誰知我是假千金。今朝認出兄和父，便與你，花燭同諧百歲緣。

咳！嫁得這一位王爺，也是我項南金的僥倖了。

好生遂意好生歡，再不想，得適王親美少年。但願神明相保佑，輕輕成就此姻緣。如此想，稱心田，不枉馳驅這一番。項氏南金私打算，含愁添喜又含憐。凝鳳眼，轉花顏，戀戀難捨只是觀。鄰相秋波偷看見，笑生雙頰暗欣然。

啊唷，是了！這女子看見芝田了。

這般見愛這般欣，顧盼凝思萬種情。未看文來先看武，她就知，兩班內有二皇親。真著意，實留心，算得聰明伶俐人。見了芝田如此喜，這一番，多情之態可憐生。

咳！冒名一女子，爾果是認得出父親兄長，我就把忠孝王送與你何妨！

但是你是冒名來，怎識親兄與父台。如若消停差指了，這一段，稱心好事不能諧。

咳！我鄺明堂倒恨不得指示與爾。

怎生使爾竟無差，認出了，親父親兄嫁少華。花燭成婚春正美，洞房合巹萬般佳。好待吾，放心端立三公位；也教你，如願於歸歸甫衙。只恨不能通暗信，倒替你，擔憂擔慮與嗟呀。風流相國心中思，蹙蹙眉頭又看她。只見那，姣娥看過武班中，說了聲，沒有爹來沒有兄。款款鳳鞋離腳步，回回玉面又朝東。加仔細，不朦朧，秋水流波認父兄。

話說項南金看得西邊沒有，隨即走到東首來。但見那：

領班也有眾皇親，皇室宗枝駙馬門。有幾位，交抹朝冠分翠翅。有幾位，團龍國服滾祥雲。有幾位，黃金襖頭溶浴面。有幾位，紅錦袍披凜凜身。有幾位，容顏似玉正青春。王公侯伯諸人下，就是堂堂一宰臣。但見那，襖頭象簡紫羅袍，五縷長鬚海下飄。目朗眉清真貴相，腰圓厚背有奇標。足間斜踏鞋雙只，懷內高抬笏一條。年紀料來花甲外，精神壯健尚無消。南金看罷梁丞相，暗暗沉吟三兩遭。

呀，且住，這位大人的品貌雖與侯家所言彷彿，但是年紀不對些。

五嫂曾云四十三，此官已在六旬間。料來不是龍圖閣，奴且看，金襖朝袍第二員。項女南金思想罷，微微搖首又觀瞻。只見那，次位廷臣亦宰公，年華卻在五旬中。紫袍掛體龍翻水，繡補遮心雀舞空。白面烏髯清品格，長眉朗目好儀容。真個是，魁偉體段言言對；真個是，長大身材句句同。項氏南金觀到此，就不覺，芳心欣喜動春風。

啊呀，不差了，這一位大人斷斷無疑是孟相了。

偉偉煌煌已合之，此時不認待何時。拉將嚴父參丹陛，尋了親兄奏聖墀。諸事一完無慮矣，就好與，風流王子係紅絲。

啊唷，妙呀！這還什麼猜疑？只要認親便了。

南金時下不遲延，移動紅鞋搶上前。行未近，先把眉愁低柳黛；步將臨，就提彩袖掩花顏。離西隊，挨東班，又帶愁來又帶歡。別位官員多不扯，扯住了，龍圖學士叫椿年。

啊呀，爹爹啊！不孝女兒麗君在此。

可憐逼嫁不能留，無奈全貞作遠遊。未得親身依膝下，聊將小影慰心頭。兒只說，才中青選非難事；兒只說，髻換烏紗亦可謀。不想一朝機密破，多虧了，項家繼父喜收留。

啊呀，爹爹呀！數年不得相逢，今日又能重見。

自從昏夜出家門，女扮男裝帶婢行。避禍不能依父母，全身無奈涉艱辛。項家富室初逢面，西席為賓使訓文。卻被學生諸生輩，窺見了，婦人鞋履報其親。

咳，爹爹呀！其時女兒不能隱瞞，沒奈何告白東翁。

多感東人甚見憐，收為繼女不揚言。重更坤道衣和服，又卻男裝靴共冠。思念爹娘惟有淚，操持節行原自甘。可憐一別椿萱後，似這等，隱姓埋名竟數年。

啊唷，爹爹呀！今日相逢莫非是夢？

謝天謝地謝君王，欽召來都得見將。萬事千情言不盡，兒只好，回歸家內訴衷腸。南金言訖斜遮面，跪在了，孟相龍圖學士旁。

話說項南金這一相認，弄得個孟龍圖父子恍惚癡呆，武憲王爺兒又驚又喜，倒把一位保和學士心內也怪異起來。

明堂一見大驚疑，色變心搖意更迷。柳葉眉邊春淺淺，蓮花面上笑微微。心道怪，暗稱奇，此女如何辨是非？

啊唷，真正奇絕了！這個女子，怎麼認得父親？

多少文臣與武臣，單單扯著是嚴親。她莫非，異傳曾卜金錢卦？她莫非，妖術能驅木偶人？她莫非，同在雲南曾見過？她莫非，神靈變化故知情？今朝此事真奇絕，好叫我，蓋世聰明也不明。

呀，這也罷了，他或者偶然看著就認得不差，卻怎麼連我留真容的勾當也知起來？

這件奇情實怪哉，冒名女子怎知來？還要說，親身不得依於膝；還要說，小影聊將慰親懷。還要說，髻換烏紗應可望；還要說，才充青選不難哉。這般情節因何曉？莫非神仙降世來？鄺相明堂心暗異，笑看著，冒名頂姓女裙釵。

話說鄺丞相猜疑不出，只是笑看著南金。那孟龍圖看了她的光景，聽了她的言詞，不覺將信將疑，竟有五六分認為真女。

呆呆觀看女姣娥，疑假疑真理會無。眉色帶驚心駭異，容顏含喜竟猜摩。看了她，拉將袍服原思退；見了她，跪倒身軀又要扶。慢慢遲遲難決絕，吞吞吐吐只含糊。低頭欲認南金女，回眼還瞧鄺保和。年少三公觀孟相，故意地，一聲失笑叫龍圖。

啊唷，龍圖公老前輩，還有疑我之心麼？

眼前放著貴千金，還要觀吾假冒人。何故疑心如此重？連一個，親生令愛也難明。少年元宰言完笑，孟相當時假當真。竟不回觀賢宰輔，公然要認項南金。微啟口，半躬身，垂手相扶叫一聲。

啊唷，你說是吾女麗君麼？再認一認誰是爾的兄長。

南金聞說暗生歡，立起身來整整衫。答應一聲先領命，故意地，袖遮粉面拭淚容。

咳，爹爹，女兒雖則出外幾年，哪有個不認識父兄之理？

雖則出門數載長，何曾一日放心腸。爹娘面貌焉能漠，手足形容豈得忘。既是爹爹如此說，奴就去，拉將兄長見椿堂。南金言說猶悲泣，袖掩花容退步行。只見她，退行幾步就抬頭，絲袖遮腮舉風眸。離了龍圖朝下看，有一位，少年官幸好風流。

但見那孟龍圖的肩下，又是一位大臣。觀他的態度姿容，真個是無雙第一。

黃金翠翅展烏紗，凜凜威風實可誇。穿一件，繡蟒紫袍飛碧浪；披一副，團雲朝補映紅霞。羊脂寶帶腰間束，粉底烏靴足下登。翠青青，眉似含煙初放柳；姣豔豔，臉如帶露半開花。風流態度全無比，美麗姿容只有他。真個是，擲果潘安都莫論；真個是，凝脂杜李總休誇。就猶如，清輝朗照連城玉；就猶如，國色天香出世花。項氏千金觀到此，芳心不覺不驚訝。

啊呀，奇哉奇絕！那位小王爺已是無雙，怎的又有這麼一位風流宰相？

年紀輕輕二八然，竟是個，天姿國色美嫵媚。面如傅粉雙腮嫩，唇若涂■一口鮮。漫說滿朝人莫及，就是這，風流王子比猶難。佳品格，好容顏，女子之中也未觀。如此青春如此貌，怎麼又，堂堂做到這般官？

咳！想些什麼！想些什麼！他就是美姿容，也與奴無涉。

南金時下另端詳，逐一觀瞧意不慌。六部公卿俱看過，回眸又，秋波盼盼鄺明堂。猛然望見龍圖後，有一位，年少官員白面郎。只見他，端然蟒玉一朝臣，立在東班第二層。兩道蠶眉青細細，雙痕鳳目水冷冷。態偏俊雅容顏瘦，體不魁梧品格清。年紀卻當過二十，他的那，儀容默對像嘉齡。南金看見心知是，款動紅鞋向上行。佯把鸞紗遮粉面，假舒玉手拂啼痕。含喜悅，帶悽慘，慘慘和悲叫一聲。

啊唷，兄呀！手足久離，深為可傷而可歎！

麗君不孝別椿萱，心欲還而未得還。多謝哥哥和嫂嫂，代奴侍奉在堂前。自從一出家門後，再不想，手足分離這幾年。

啊，賢兄呀！愚妹一出家門，倒不要苦壞了高堂慈母。

也因無奈暗潛身，泣望當空拜別行。娘必聞風心恨苦，倚閨之切不消雲。如今身體平安否？可憐奴，幾載憂思日淚淋。

呀，正是，還有幼姪魁郎，他而今可好？

年幼娃娃最是乖，在家時節解人懷。可憐幾載難相見，哪日不，意志情牽想這孩。日下長成心更慧，多應是，已延師傅在書齋。

咳！真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骨肉分離不覺已是數年之隔了。

南金言訖一聲吁，侍講嘉齡也慘淒。身欲近前重退下，意將相認又觀觀。難決斷，只狐疑，竟有多分信了伊。鄺相時間心內駭，皇親當下亦驚奇。正於面面相觀處，早聽得，殿上傳宣急似飛。

嗯！萬歲爺有旨，召皇親父子、孟相爺兒，一同忠孝王原配王妃，都上殿來聽諭。

一聲旨下不留停，大眾齊齊向上行。孟相爺兒趨寶殿，皇親父子拜朝廷。說免禮，賜平身，御案之前左右分。元主成宗還未語，南金一跪吐嬌聲。

啟吾皇陛下：臣女已認父兄，特此金鑾覆命。

少年天子笑微微，說了聲，爾是真來不是虛。兄長父親多認了，只須得，東平府內去為妃。休跪地，且抬軀，就在金鑾站在西。項氏南金忙謝聖，聖廷座上問根基。

啊，孟先生，這是爾的女兒了，還有什麼狐疑不決？

前回湖廣獻來人，卿道容顏口氣更。這次已同圖上影，況兼人是本鄉音。父兄已認分明瞭，難道還非千萬真。不必疑來無用忌，先生爾，領回愛女莫遲停。

啊，小皇親，恭喜恭喜，朕如今賠了爾的正室了。

從此卿休負少年，完結了，奪袍射柳好姻緣。洞房合巹家宜慶，花燭成婚室有賢。勸你不須為老實，做一個，風流王子也欣然。

呀，真是麗君。真的既然已出，假麗君也要於歸了。啊忠孝王，你不但原聘重回，而且又添一妾。

前番獻到那裙釵，亦有容而亦有才。今日既然真者出，朕賜她，同歸王府正應該。

啊，孟麗君，朕命那女子與你同歸，可肯容納否？

天子言完帶笑觀，南金低首作羞慚。東平千歲猶無語，孟丞相，俯伏金鑾殿上言。

陛下啊！蒙天恩敕命領回，待微臣且加酌之。

獻來女子固非虛，面貌聲音件件宜。但是形容惟像半，這一點，含糊之處有猜疑。待臣問問從前事，她若還，對答無差再領伊。孟相奏完連頓首，成宗天子說聲伊。

啊，孟先生，爾要斟酌再領回麼？依卿所奏。內侍們，看個座來，待他父女坐下好講。領旨。

內侍齊齊設錦墩，賜了坐，兩家父子與南金。龍圖學士方開口，對面多姣問一聲。

啊，應召的女子，爾說是真正麗君，可記得兩姓的婚姻，是怎生而定？

南金一聽假含羞，紅了面，半晌無言不舉眸。孟相連稱催快說，有些慚愧怕抬頭。陳始末，訴情由，說得分明事就休。元主座中容帶笑，道了聲，先生耐性且遲留。

呀，孟先生，爾問到這件事情，怎麼叫她立時開口？

待他慢慢說將來，不用相催逼女孩，閨閣裙釵都若此，提到這，婚姻二字口難開。成宗天子言完笑，項南金，微舉花容對父台。

啊，爹爹容稟，想當初不為婚姻，怎麼得懷仇而結怨？

憶昔孩兒在故鄉，年登十五在閨房。恰逢兩處媒人至，同日提親拜懇將。一位是，現在雲南秦布政；一位是，榮歸梓裡顧儀堂。二公不約而同至，那時候，嚴父全情善主張。

啊，爹爹，那其間是父親的主意，恐傷兩家情面，就請皇甫郎君與那劉侯世子，在花園內賭射官袍，誰能得第一枝箭射穿柳葉，第二枝箭中金錢，第三枝箭射中官袍者，即以女兒許字。

任憑天意判姻緣，以免人云有所偏。秦顧二公歸去後，爹爹就，至期整備設華筵。於時皇甫劉奎璧，依約而來都到園。各帶雕弓和羽箭，奪袍射柳訂良緣。

爹爹啊，那時候女兒身處閨中，也不知外邊的詳細。

但聞僕婦口傳宣，皇甫郎君奪了袍。便見爹娘相料理，一家中，忙忙碌碌在連朝。季春初入將行聘，從此日，種下災根與禍

苗。項女說完伴歎氣，龍圖不覺動眉梢。

呀，言言不錯，句句無差，這倒是你記得這般明白。

定下親來便怎生，有何禍事與災根？奪袍射柳言言對，你再把，以後之情雲一云。項女南金心內喜，她又將，柳腰欠欠啟朱唇。

是，爹爹聽稟，容女兒一一告來。

自從射柳奪官袍，奎璧劉家氣不消。滿面春風甜如蜜，一腔惡意恨如刀。邀將皇甫郎君去，昆明池，水面維舟假相交。杯酒盡時留至府，差了個，家人放火要相燒。

啊爹爹，那放火的家人，可是乳娘兒子叫做什麼江進喜？孩兒倒有些記不明白了。

他因上夜夢神人，警戒其，莫作傷人害理情。這日卻逢家主托，良心不昧泄風聲。那時皇甫郎君走，夜宿僧寮避過焚。劉宅僕人相放後，方才舉火小春庭。隨行家將傳凶信，未了先逃只道傾。皇甫大人觀察看，帶回進喜密其情。俄而骨肉重完敘，厚贈了，奎璧之奴放轉身。

咳！那時候我家也只道亡於火內。

幸虧長兄問分明，家下方才放了眉。這是清和初夏月，後來就，風波不息屢遭危。龍圖一聽南金話，手拂烏髯笑面堆。

啊唷，不錯了，這是月中之事，後來便怎麼樣呢？

南金小姐假淒然，故意低頭拭淚斑。彩袖遮遮紅粉面，妝一個，悲聲哽咽不能言。弄得個，亭山國丈長吁氣。弄得那，忠孝王爺大痛酸。半晌遲遲方啟口，翠眉淺淡叫椿年。

啊，爹爹呀，這後來，那就是郎君家的大人奉旨徵東了。

八月之中出了滇，提兵奉旨下朝鮮。交鋒未幾身遭獲，被奸人，誑奏君王說順番。邊上凶音瞞著我，可憐兒在夢魂間。

咳！直到次年三月下旬，賜婚的聖旨到滇，爹爹母親方與孩兒明示。

其時女就要輕生，回首三思恐累親。萬打算來千打算，存了個，改妝主意在心中。

咳！也是女兒一時妄想，指望要改妝出去，做這個女官。

荷感爹爹訓女孩，胸中有點小文才。前朝曾出黃崇嘏，或者我，復此詩書翻得來。妄想癡心成了計，孩兒就，假稱遵旨肯和偕。

爹爹呀！女兒想：自己呢，改妝逃了，卻怎麼搪塞劉家？

左思右想必須全，累及爹娘自怎安？遂念蘇家娘子女，她倒是，溫柔美麗一紅顏。若教代嫁劉奎璧，深可謂，公濟私來事兩全。主意決時方整備，終日裡，忙忙同著婢榮蘭。描小像，寫書函，留別雙親暗欲潛。過幾日來愁幾日，一到了，季春三十好傷殘。

咳！奴記得是季春月盡出門的呀！那一晚好生痛苦。

十幾年來伴父娘，何曾一日別高堂。忽然平地風波起，逼得個，無可如何改了妝。當面難辭真好苦，背來易服實堪傷。離寢戶，出園牆，帶著榮蘭走別方。南北東西都不曉，只得順著大衙街。

咳！可憐呀，那時候，孩兒呢，身騎匹馬，榮蘭呢，肩背行囊。

主僕雙雙不敢挨，喬妝假扮避飛災。條條官道身難進，面面生人首怕抬。出家時，宿鳥未啼林尚靜；登路後，晨雞已唱戶俱開。經商士庶紛紛鬧，酒肆茶坊隊隊挨。兒與榮蘭羞問路，沒奈何，隨群遂眾申長街。

咳！爹爹呀，女兒生長十六歲不出閨門，自己家中尚有未曾走到的去處，那裡認得外邊的地方？

串來串去已黃昏，未出昆明一座城。處處店房多上火，家家門巷盡懸燈。心更急，意加驚，進退為難沒路行。便與榮蘭相計議，要尋一宿再登程。爹爹

呀，這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巧巧地投到一個人家。

明燈高照射街紅，大大門樓聳碧空。三四家人都說笑，見我們，上前投宿報其東。俄聞裡面傳聲請，孩兒就，整整衣冠見主翁。敘起來時言細底，方知姓項卻名隆。長男捐職為通判，以下俱皆是幼童。結髮早亡收數妾，孩兒出仕算封翁。語間亦問奴名姓，我只得，假捏虛名答項公。

啊唷，爹爹呀！他問女兒說：你是哪方人氏？為什麼到雲南來的？那時孩兒隨口答應，小生與封君是同府不同縣，姓金名麗，表字有聲。

只為窮儒家業貧，攜書訪友到昆明。要求薦個何方館，未就功名且舌耕。天暮迫於無客店，故來拜識見留存。項翁一聽孩兒說，即便相留住在門。言有諸男無善教，意思要，欲請足下做先生。況吾本要尋書館，你何不，暫屈寒門過幾辰。兒遇良機心甚喜，於時權處項家庭。芸窗教訓諸童等，自己亦，用用心來讀讀文。如是住居交半載，到了那，初冬時節走風聲。爹爹

呀，孩兒住居在項家，整整半年光景。那一天孟冬十一日，卻是東翁的壽辰，滿宅中唱戲開筵，十分熱鬧。

孩兒坐席慶無疆，當不得，受訓諸生囑勸觴。飲到日西深有酒，回歸書室臥於床。又兼痛念爹和母，悲感交加醉更傷。一上榻時昏睡去，哪曉得，黃湯誤事失提防。

爹爹呀，女兒呢，醉中睡去。那一班學生，偏又進了書房。

只為隨身一物遺，弟兄尋覓到芸居。見師床上和衣睡，他們竟，替我輕輕脫了鞋。露出婦人鞋兩隻，大家拍手笑嘻嘻。孩兒驚醒難遮掩，眾學生，已欲傳揚進內扉。

啊唷，爹爹呀，那時女兒急了，沒奈何禁止諸生。

他們哪肯聽先生，次日東翁就曉聞。立逼孩兒言細底，無可承認是釵裙。求隱匿，乞瞞人，拜懇東家諒苦情。項老封君多厚意，於時過繼作螟蛉。更衣服，脫男巾，仍復原形反本身。埋沒至今蒙帝召，面君重見我嚴親。

咳，可傷可歎！別離父母竟是這等幾年。

釵裙訴罷淚淋淋，袖掩花容玉頸低。孟相爺兒俱大信，皇親父子各無疑。東平千歲驚加喜，他的那，一片心中已叫妻。

啊唷，奇哉！奇絕！哪曉得我麗君原配，還在那本地雲南。

可笑孤家似夢中，幾番歡喜幾番空。怪不得，荊襄女子毫無中。怪不得，鄺相明堂禮法凶。今日方像真者到，原是我，少年狂妄犯師容。

呀，且住！據孤家看起來，這個女子自然是真麗君無疑了。

現在親了已認將，果然兄長與椿堂。言言不錯雲來合，句句無差對答當。射柳奪袍從件件，邀游放火逐椿椿。若非真正孤原配，怎麼會，始末情由會細詳？

啊唷，芳卿呀！這是我皇甫門中累你。

閨門不出貴千金，女扮男妝黑夜行。非是項家留教子，又未知，何方落魄與飄零。堪下淚，可傷心，珠玉沉埋這幾春。孤作義夫卿節婦，今日裡，奪袍良偶好完成。

啊唷，謝天謝地，使麗君今日重回。

忠孝王爺痛更歡，不住地，明眸斜轉看嬋娟。心轉動，意生憐，眉上腮邊喜氣添。國丈亭山真大悅，龍圖學士也欣然。無忌意，絕疑端，立起身來吐一言。

啊唷，女兒呀！你原來隱身於項姓，三四年竟不回家，弄得父親疑假疑真，拿著別人當女兒。

真真父女久離分，面貌俱皆認不清。看你無非同一半，何期竟是我親生。言語對，事分明，件件樁樁道得真。為父此時相認了，且待汝，母親一看怎生雲。龍圖學士言於此，喜壞雲南假麗君。

話說這個項南金天生的伶牙俐齒，把著無影無形的事情說得千真萬真。看見孟龍圖叫出一聲女兒，她心裡好不歡喜。爹爹長，爹爹短，越發叫得嬌嬌親親。孟丞相暗想到：女兒出外幾年，倒比在家時能言會語了些，不像當初的姑娘家斯文模樣。

龍圖當下整朝冠，跪倒君王御駕前。叩首說聲謹問了，果然件件不虛言。微臣已沒狐疑處，但須得，伊母親身觀一觀。

臣啟奏陛下：女兒家，內受母儀。父女見面時，一日間無非三面兩次，

麗君長六十餘春，深處閨幃不亂行。除卻請安和侍膳，餘不輕易上堂門。女聽內訓依於母，每日中，見父之時三四巡。今又數年分別後，形容越發認難清。觀其詞色原非假，須得令，韓氏臣妻看個明。究竟女兒她所出，或虛或實曉兒情。微臣如若攜回去，倘若是，假冒裙釵費處分。孟相言完身俯伏，元天子，哈哈大笑叫先生。

呀，朕倒不知孟先生是懼內的，未有夫人的命下，連一個女兒也不敢領回。

可謂先生大懼妻，一些不敢自專驅。眼前放著親生女，還要等，內命來時再領伊。

呀，也罷，既是先生這般膽小，宮宦們何在？速往龍圖府內，把孟太夫人召進朝來。朕就再陪你們坐片時，也免得教孟丞相歸家受累。

朝廷旨下快如風，內侍慌忙落九重。孟相平身紅了面，左丹墀，直教笑壞小三公。

話說麗君相立在東丹墀內，聽了假麗君的應對，看了孟龍圖的行為，又是吃驚又是好笑。

手按烏紗整紫袍，又驚又喜又相嘲。春風悄上桃花面，悅色雙分柳葉梢。暗叫一聲奇怪甚，這女子，莫非仙者莫非妖？

啊唷，真真奇絕了！哪裡來的這麼個女子？

件件樁樁事盡詳，咬釘嚼鐵叫椿堂。也知道，芝田射柳聯姻緣；也知道，奎壁燒庭起禍殃。也知道，留別寫真描小像；也知道，替婚代嫁托蘇娘。這些情節從何曉？莫不是，神鬼嬌仙有異才？

啊唷，奇哉！絕哉！只就說我麗明堂能言會講，再不想還有這個女子舌劍唇槍。

隨口言來竟是真，咬釘嚼鐵理森森。說什麼，潛身黑夜離閨閣；說什麼，借宿黃昏到項門。說什麼，坐館教書權寄跡；說什麼，脫靴露足泄風聲。麗君現在為丞相，哪有這，無影無形假事情？看著虧她能應對，弄得個，爹爹竟已認為真。呼愛女，叫親人，只等娘來就領行。如若萱堂多認了，我明堂，千斤擔落一身輕。

啊唷，妙啊！謝天謝地，這是天賜我做官了！

風流元宰大開懷，把按朝冠笑滿腮。半晌已觀宮監轉，倒身一跪奏金階。

啟奏萬歲爺得知，奴婢召到孟夫人，特駕前繳旨。

九重天子一聲宣，早見夫人進裡邊。絡索低頭遮粉面，青絲巧挽戴珠冠。雙腮紅玉生春色，兩鬢烏雲似少年。麗日射明花補服，香風散彩錦裙。移風步，當階九叩行臣禮；舉綃鸞，頓首三呼拜聖顏。貌自在來容款款，俯伏於，金鑾殿下吐聲音。

臣妾孟門韓氏蒙召來朝，願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丹墀拜倒孟夫人，殿上君王叫起身。韓氏謝恩方退步，昭容傳旨下彤庭。

噯！萬歲爺有旨，召夫人上殿聽宣。

孟太夫人升了階，旁邊閃過女裙釵。鳴玉佩，舞牙牌，招展花枝跪下來。

啊唷，母親呀！你的不孝女兒在此。

可憐幾載別萱堂，不孝孩兒想殺娘。今日始能重見面，好教奴，相逢猶認是黃梁。夫人一見心驚駭，又聽朝廷道短長。

啊，孟太君，寡人召你前來非別事，這是雲南獻來的麗君，朕已命她認出父兄，果然半點不差。龍圖閣先生又問她從前已往之事，對得一些不錯。

朕躬原教領迴旋，孟先生，懼怕夫人不敢專。想必太君家法重，龍圖學士故其然。如今召你來朝內，可把裙釵觀一觀。

啊，孟太君，貴州的本章已經奏明沒有？是與不是，也只得這一個女子。若再不肯相認，朕躬亦沒有這些心管你們開帳。

天子言罷也皺眉，龍心煩絮怒容堆。夫人聽罷朝廷諭，把就南金窺了窺。

話說孟夫人聽了朝廷聖諭，就應了一聲，往後退行幾步。忠孝王正容叫道：孟岳母，你休要作弄小婿，將錯就錯地認了。是真說真，是假說假，這件事情含糊不得。孟太太應聲知道，就向南金道：站起來，不須跪著，待我上下瞧瞧。假麗君見了孟夫人，心中倒有些害怕，遂即拭了拭眼淚，立將起來。

韓氏夫人對面瞧，雙抬鳳眼看周到。觀觀帶露桃花臉，看看臨雲楊柳腰。驗春蔥，伸手就將鸞帶扯；窺繡履，低頭親把彩裙挑。微帶笑，半含糊，對著南金贊得高。

啊唷，這倒像個有錢兒人家的女子！

手腕豐肥指甲長，套著這，玉環金戒兩三雙。嬌生慣養難熬痛，穿上對，高底鞋兒裝一裝。身又魁偉容又滿，不知何處富家娘。南金聽見夫人說，羞了個，粉面通紅低慘傷。

咳！母親，孩兒是改妝後，穿著兩隻大鞋子放壞的。

母女恩情怎樣深，何須這點便疑心？今朝骨肉重相見，忍把親生當冒名？項女言完伴掩面，孟夫人，微微冷笑叫裙釵。

啊，女子，你只道自己充得過了麼？還有比你像的哩！只不過我要認她了，她不肯認我。

那人如若有情腸，早已娘兒敘一堂。只為她貪名利重，弄出你，這般假冒到京邦。既然自道非虛者，再把那，已往之情說細詳。雖則適才言過了，我要親聽在朝綱。此時同立金鑾殿，試試你，舌劍唇槍強不強。韓氏夫人言到此，把一個，南金小姐暗著慌。

啊唷，好利害！這位母親就不似爹爹老實了。

事情已有八分成，須要留心加小心。若被母親猜破了，我的這，一番跋涉枉艱辛。南金想罷微含懼，故意地，高卷娥眉假吃驚。

呀，母親，怎麼分別了幾年連女兒都不認了？那比孩兒更像的人何在？我倒要見她。此人莫非就是湖廣獻來的麼？如何說是母要認她，她不肯認母？

這樁事件倒蹊蹺，怎麼說，她比孩兒更像些？孟夫人聞此語，柳眉一皺笑微微。

呀，這女子，好生無理！我問你，你倒問起吾來。